责任编辑:赵宇清(0451-84655773)
执行编辑:杨 铭(0451-84655106)

天鹅

那一点粉红的风景

□赫崇明

我的冰雪情缘征文

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,从天而降。那纷扬的雪花,漫天飞舞,广袤的运粮河畔,迷雾茫茫,天地间一派银装素裹……

茅草屋顶上的积雪有1尺多厚,院子里的积雪也有3到4尺深,房门被厚厚的积雪堆住,推不开。爷爷只好从窗子爬出去,挖开一条通道,才把房门打开。当爷爷费了好大的力气把院子里的积雪清扫干净时,胡子和眉毛都涂上了一层晶莹的白霜……

爷爷站在自家庭院门口,望着远处茫茫的雪野,手拈花白的胡须,低声地吟诵着张打油诙谐的诗句:“江山一笼统,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肿。”突然,爷爷问我说:“燕山雪花大如席,果真么?”我摇头,不懂。停顿一下,爷爷凄楚地说:“我老了,去不了幽燕之地了,将来你有机会去那地儿,代我看一眼燕山雪花真的大如席么?”

十几年后,我去北京读大学。冬日里的一个大雪天,在我们学校附近的西直门站坐火车去幽州站看雪。当然,没有看到“大如席”的雪花,但是,燕山的雪景确是令人震撼的。悬仞千尺,直插云中,雪花飞舞,漫天银色。我想起了那些诗句:“山舞银蛇,原驰蜡象”,“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……我在心里对爷爷说:“爷爷,孙子代您来燕山看雪了……燕山大雪纷纷下,不见雪花大如席……”

几乎是全村的孩子倾巢出动。女孩子在雪地里堆雪人、砌雪屋、掷雪球、踢毽子……男孩子在雪地里摔跤、翻筋斗、踢足球、打雪仗……雪沫横飞,白雾弥漫……吆喝声,欢笑声,响彻整个村子的上空,此消彼长,连绵不绝……突然,邻家的三猴一不小心,掉进一人多深的雪坑里,整个人被大雪埋住了……大家的惊呼未落,三猴一个蹿高,从雪坑里跳了出来,成了一个雪人,眉目都已经看不清了。

大姑家的林子妹妹是在海南岛长大的,第一次来东北过寒假,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雪,把她吓住了,怯怯地不敢去触碰一下厚重的、洁白的积雪。村子里的女孩子用手团了一个白雪球递给她,她居然不敢去接。

那个时代的山村是贫穷的,男孩子都穿着落了补丁的蓝色或黑色棉衣,女孩子同样穿着落了补丁的花布棉衣,无论男孩或女孩脚上穿的棉鞋都是母亲在煤油灯下亲手缝制的,样子虽笨拙却是很暖热的。林子妹妹身上穿一件粉红色的棉大衣,脚上穿一双紫红色的皮靴,在这贫瘠的山野,在这一群装束单色调的山村孩子中,十分的耀眼,像雪山上开放的一朵藏红花,鲜艳地跳动着……

邻家的二柱子赶来一架狗拉爬犁,爬犁上能坐5到6个人。二柱子喊我把林子妹妹扶上爬犁,然后大家就一窝蜂地往爬犁上冲,二柱子急了,大喊起来:“够了,够了……”然后,一甩手中的鞭子,狗爬犁便飞也似的在雪地上狂奔起来。林子妹妹吓坏了,紧紧地抱住我哇哇大叫起来。可以想见,在茫茫雪野里,飞奔的狗爬犁上的一点粉红,是怎样的一道风景……

军属那拉老汉用大扫帚把村子的池塘打扫干净了,锃明瓦亮的塘面,像一面巨大的银镜,镶嵌在村子中央,反射天光,明亮耀眼……孩子们纷纷跑回家去拿冰划子、冰爬犁,来池塘冰面上溜冰玩。冰划子用一块比鞋子大一点的木板制成,下面钉两条粗铁丝,增加划动力,两侧拴上粗麻绳,绑在脚上,一窜一窜地滑得极远。小姑穿过的一双冰划子系着一副花鞋带,我给林子妹妹绑在紫红色皮靴上,她还没有迈出前脚就栽了个大跟头……我忙跑回家,取来一个小冰爬犁。冰爬犁是用多根木条钉成的两尺见方的一块木板,下面钉了两根硬木条,木条上同样钉了粗钢丝。我把林子妹妹扶上去,又递给她一双钢钎,教她一点点地在冰面上滑行,一点粉红在亮晶晶的冰面上划出一道一道闪亮的轨迹……

疯累了,淘渴了,孩子们就跑去村中央的水井台,用划冰使的钢钎在布满冰溜的井台上凿下些冰块,扔在嘴里“咔嚓”“咔嚓”地大吃大嚼起来。我递给林子妹妹一小块冰块,她不敢去接,也许在她眼里,这样的冰块是不卫生的。可当她看到这群山村孩子兴高采烈地大吃大嚼冰块的时候,她怯怯地从我手里捡了一小块冰块,小心翼翼放进嘴里,细细咀嚼起来,眼里闪动着异样的光泽……

寒假快结束时,林子妹妹回了海南。一个星期后,她给我寄来几张照片,在海边,在椰林里,在古宅前……信里嘱咐我也给她寄去几张照片,特别点名要溜冰的,打雪仗的,还有茅草房前的。遗憾的是,在当时,不要说在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,就是在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上,也只有一家照相馆。那架笨拙的老式照相机根本就不可能搬到我们的小山村来。于是,我写信把实际情况告诉了林子妹妹,她很理解,嘱我以后有条件一定要照几张冰雪的照片给她寄去……

林子妹妹这个小小的要求,一直到十几年后,我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,才得以完成。放寒假回来,我从辅导员那里借来一架135黑白照相机,在故乡的雪野里,在池塘冰面上,在茅草房前……照了几张黑白照片,已经没有了当年那样厚重的大雪了,当然更没有了当年那一群可爱的山村孩子。那时林子妹妹已经去南洋理工大学读书了,来信说她看到这些黑白照片,想起了她第一次回东北过寒假时的那一段终生难忘的日子,泪水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……

祖母辞世的那年冬天,我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。正是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,天空湛蓝湛蓝的一丝云彩也没有,整个山村披上了一片淡淡的银装……几十年前那样子的大雪已经没有了,黑旧的茅草房也不见了,彩钢屋顶的红砖房,有如红玛瑙般散落在运粮河畔,村子中央的那片池塘的冰面,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天光……一群身穿五颜六色羽绒服的孩子们,正在雪地里冰面上嬉戏打闹着。吆喝声,欢呼声,在山村的上空飘荡……忽然,我的眼前一亮,一个身穿粉红色羽绒服的女孩子,正在冰面上滑冰,那一抹的粉红,在晶莹的冰面上飞舞着……

蓦地,我想起了远在南洋旅居的林子妹妹,鼻子一酸,两行热泪就流了下来。

从火山口走过

□胡世英

走近它的面前我才看清它的面孔,这个面孔熟悉而又陌生。那还是上中学时我在读物上看过它,后来我知道它是我们黑龙江最具代表性的一处名胜,从此它常常在我脑海里穿梭,不少次我来到它的近旁,但未能一睹它的面容,这次能看到它的面孔,当然兴奋。

海拔500多米的老黑山,看去有些巍峨高耸,沿着蜿蜒的石阶,我踏上了它的山顶。它虽陡峭,但不险峻,只是怪石嶙峋,难怪叫它老黑山,它满身都是黑褐的颜色,有股西域昆仑和戈壁上的苍茫。火山口就卧在它的山巅上,从那儿往下瞅,火山口如同一个喇叭状,再往下是个漏斗状,底部是个锥形状,瞅去有点像深渊,其实它才140多米深,可这深度在那喇叭口的宽度面前就显得不深了,因为那宽度有350多米长,它好个宽阔,把这火山口从山顶的这一端抻向了山顶的那一端,能够吞下两个大足球场。

那山巅看去就如同一个大天坑,深深地凹陷在这160来米的高山上,那种壮观之势,只有在火山家园里才有。记得那次我从大兴安岭航线上经过它的上空时,我俯瞰过它,这火山口就像长城烽火台一样醒赫,有着一种不曾见到的雄浑与雄姿,那种出奇的感觉嵌刻在了我的记忆里,我觉得黑龙江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。

走在巍巍山巅上,细品这火山口,我觉得那是一张铁青的面孔。瞧那黑褐的山躯,披满了焦灼的碎石,层层叠叠,起起伏伏,看那样子好比疏松的土壤,踩上去就会簌簌流淌,有阳光的日子,它会变得温暖,没有阳光的日子,它会变得冷峻,那张面容让人觉得它也会嬗变。在这张铁青的面孔上,似乎很难寻找茂盛的绿,虽然偶见一些小草,可它们的生命总是显得那样微弱幼小,但是从这微弱中却能看出它们的生命力有种顽强与坚韧。

从这铁青的面孔人们找到了火山口被埋没的记忆,尽管它有些神秘,但那深渊式的坑底和那阔大的火山口却告诉了人们,当年火山爆发就是从这儿迸发的,这无疑就是它的出生地。看着它,能让人想象出那一刻地下岩浆是怎样破土而出且又冲天而起的,能想象出那迸发的岩浆犹如彤红的铁水一般,倾泻不止,奔涌向前,川流大地,然后形成了这座黑褐的熔岩高山,形成了一道道如波涛翻卷的石海。

果然不出这种揣想。在那几百万年、几十万年和几百年前,一场场火山爆发还真是如此情形。地壳板块的强烈碰撞使得它们不再沉默,它们以万钧之力从这纵深几十里的地下猛然跃起,一跃而成高山,而后又洪流般泻往大地,最后覆盖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平原上,变成了石海,变成了奇型异状的样子,像石寨,像石龙,像石雕,像石林,像动物,像植物,像犁铧下翻起的一道道黝黑的土层,遍身散发着黑亮的光芒,有着一种坚石的铿锵。

踏入这里就像踏入另外一个大千世界,新鲜无比,满眼奇妙。原来这火山口也是一种生命之源,不然,它怎么会造化出这般奇特,不禁使人的想象插上了翅膀。我望着它高崇的山躯,对这不可抗拒的大自然伟力充满了神圣般的敬畏。

虽然这张铁青的面孔少有绿意,但是目光移出火山口扫向它的四周时,却发现那里别有洞天,到处可见绿的绽放、绿的面容。蓊蓊郁郁的森林,枝枝蔓蔓的灌木丛,连绵起伏的特殊树种,如毯覆地的青青草地,都会不约而同闯进眼帘。谁说火山熔岩都是不毛之地?这里分明是绿的家园,是草木的故乡。那些参天之树、合抱之木、奇异之草,就是拔起于这片熔岩之中,是土壤堆积的摇篮孕育了它们,让这嵴岩之地找到了绿的坐标。

引人注目的当数那个山脚下的火山溢出口。当年熔化的岩浆流大都是由此泻入到那一片片大地里,然后化为了波浪起伏的熔岩焦石,如今这溢出口经过上百年的风土造化却成了绿色的山谷,那山涧般的谷底谷壁谷顶,落满了郁郁葱葱的绿植,但见这里树木繁多,枝繁叶茂,绿色打眼,若是不说它原先的身份,怎么也看不出它是一个火山溢出口,然而,山上山下同为火山口的它们,又是这样迥然不同。

在山巅石径小路上绕着火山口去行走,这可是一种难得的浏览。因为从这既能览尽火山口内外的所有风光,又能览尽视野里五大连池的整个风貌,品味着那种天地合一的广袤与博大。这浏览就像欣赏一幅大美画卷,但见这老黑山周围处处都是火山,格外雄浑,尾山、小孤山、药泉山、卧虎山、笔架山、莫拉布山、格拉球山……十几个名字,十几座山,它们突兀而起,孤山而立,山顶平整,看去高耸,一派苍茫,好个典型的火山族。

在这画卷中,诱人眼球的是那五个池子。叫的是池子,实则都是湖,个个显得浩瀚。从山上俯看,这五池碧水,就像五条白练,烟波浩渺,银光闪闪,表面看去相互间断,其实它们暗河相连,听说池里有无数泉眼,可谁也说不清“眼”在哪儿,只知满池荡漾的都是泉水,恰好那段儿“黑龙的传说”赋予了它不少神秘的色彩。

在这画卷中,那片绿野里的新老小镇夺人眼目。这小镇一看就是人气鼎沸,高楼林立,街面很大,有种旅游名镇的气势,细看新城颇有风格,那一条条大道都向山而开,显示着火山之乡别样的风采。老镇改造也在悄然变化,特别是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火山矿泉成了他们的优势资源,只要说起五大连池矿泉水无人不晓,他们的疗养区更是闻名遐迩,慕名而来者简直是不计其数。

伫立火山口,纵览这幅大画卷,我为黑龙江的壮美而生豪情。

其实,老黑山只是五大连池14座火山中的一个缩影,可它却独领风骚,成了世界上目前火山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火山口。我听说它在这火山群里尚属最年轻的那一个,因为它的年龄只有300年,而这火山群里最古老的火山口已有200多万年和百万年,年代短的也不少于17万年,它们都是这火山家族里最老的寿星,是那个远古世纪的象征,它们见证了这片亘古蛮荒土地的沧桑之变,它们成为了地球上最珍奇的遗产之宝。

在大树之下

忆我和黑龙江日报老社长张国昌的往事

□王才民

2017年2月4日23时许,惊悉张国昌在当晚19时40分去世,我心情十分悲痛,夜不能寐,回忆起我和老社长张国昌的桩桩往事——

2016年岁末,得知张国昌住院了,我很想去看望他,但又不忍打扰他……

1979年我从省报驻大兴安岭记者站调回编辑部,张国昌刚被落实政策,任黑龙江日报副总编辑。如果从这一年算起,到他1995年离休,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了16个春秋。国昌说“把社会这块报道交给王才民”,安排我分管公、检、法、司、纪检、监察和审计七条战线的报道工作。

我在报社做了20年政法记者。政法报道,往往会遇到一些暗礁和风险,少不了领导的支持和保护。我的一些特大案件和重大批评报道,背后都有张国昌撑腰、力挺和保护。

1982年11月11日,我在黑龙江日报《内部参考》第45期,发表了《老子有权,儿子作恶,法院庇护,孤母病女,受尽欺凌,有冤难申》的报道,之后在《中国妇女报》等省内外报刊发表了通讯《疯女之怨》。《疯女之怨》是历尽艰险为民女申冤的写实报道,这场记者与执法者的“官司”在中国是罕见的,并且旷日持久……我之所以敢斗胆与司法腐败斗,最主要的是有报社领导张国昌做坚强后盾……

张国昌在总编辑、社长任内,有长达5年的时间,坚定不移地支持我把为民女申冤进行到底。

1986年上半年,我在省内一些地、市、县采访时,发现许多地方都在挤占挪用教育经费,用来盖办公楼、买汽车、发奖金福利、公款吃喝……

之后,经过对省审计局的采访,我获取了大量各地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的审计报告资料,写了《黑龙江省一些地方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》的报道,发表在1986年9月20日黑龙江日报一版头题。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《情况简报》于当年10月16日转发,李鹏总理做了批示。

之后,有一天总编辑李寿山紧急召见我,说:“有人要和我们打官司,要向省委告我们,你赶紧写一个采访过程,交给国昌。”后来听寿山说,国昌社长把我写的材料装在提包里,每次去开省委常委会都带上,以防万一省委领导在会上提出此事好回答。直到对方不言告、开始整顿为止。

张国昌在报社领导岗位上,几十年言传身教,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闻后人。特别是当你有进步和成绩时,他总能及时发现,予以肯定。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,作为新闻记者,我第一个到达火灾前线,在全国发了第一篇报道。在随后的30天里,我在大兴安岭发回33篇现场报道,在火灾结束后,我返回编辑部时,时任社长的张国昌,与班子成员讨论决定给我立功奖励,还把我提为副处级,调到《老年报》任副主编。

1992年11月28日,我登上列车,跟踪暗访车匪打劫旅客,随即写了《193次列车:红胡子卖烧鸡》的内参和公开报道。这篇报道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,大量的读者来信,有些是直接写给社长张国昌的。这一年报社春节会餐时,张国昌挨桌敬酒,当来到我们桌时,他端着酒杯对我说:“你的那篇193列车的报道反响很好啊!”

1947年3月,17岁的张国昌从家乡明水投奔到中共《西满日报》。24岁时任黑龙江日报副秘书长,后为总编辑、社长。他高风亮节,一身正气,从不以权谋私,从不伸手,没有一丝腐臭,品格高尚,清正廉洁,是黑龙江日报几代报人有目共睹的楷模。

他曾写过一篇自述文章,称自己不过是黑龙江日报的一枝一叶。但在我看来,他哪里是一枝一叶,分明是黑龙江日报一棵大树,这棵大树遮风避雨,让每一个记者受其荫庇,得以成长。

始知今日怜才意,即是当时种树心。斯人虽去,但身后,已茂密成林,国昌社长,当无憾矣!

为了淡忘的曾经

□赵宇清

蔡茂友水墨作品《和美》

这些是真实的故事,它们是那样稀松平常,平常地发生在我们周围,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或许你不曾留意,岁月不仅轻轻改变着我们的容颜,也在悄悄改变着我们与另一半相处的方式。

一

她,最不喜欢男生嗑瓜子、看电视,上进的她认为这两样都是浪费时间的行为。而婚后的他,竟是那个边嗑瓜子边看电视的男人,这让她深深地失望。失望的事还不止这一件,她与他去蜜月旅行,她发烧了,要他买一支温度计,他却说:“家和单位那么多温度计,再买不是浪费吗,我们就在药店量量体温就好。”她感觉他说的话,迅速给她的心降了温。她没想到,婚姻生活竟是这样的开始。

可是曾经,他们对这段婚姻期盼了两年:她漂洋过海去进修,他一等两年。他们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联络对方,虽然身处不同的国度,但两人的心越来越近。她回国的那一年,他们结婚了。

他,是医生;她,也是医生。同样的科室,却聚少离多。他,很踏实,踏实地按部就班做手术、写论文,日复一日沿着前人的道路稳步前行。她,很上进,无论是医术、手术还是学术,她都是同行中公认的佼佼者,她认为她的人生不应止步于这个她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城市。尽管那时她已成了妈妈,但是孩子也不能阻挡她追寻梦想的脚步,她还是选择远走他乡闯天下。

她的优秀、她的刻苦、她的坚韧,让她很快就在一线大城市里站稳了脚跟,她成了全国顶尖级医院里的科主任。她极力说服他到自己所在的城市工作,但彼时他已成为医院里的骨干专家,有了自己的舞台,他不想放弃。争执总是一触即发,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也拉开了他们心与心的距离。但无论两人如何争执,只要她在朋友圈里发出心情不好一类的状态,他总是会在评论区留言关心和鼓励。那一刻,她又觉得他还是那个会给她温暖和依靠的人。

几年的僵持过后,还是他妥协了,去了她所在的城市。尽管那也是一家三甲医院,也是全国知名的大医院,但他的专业并不是那个医院的长项。同为医生的她明白,这不是他的妥协,这是处于事业上升期的他的一种莫大的牺牲;或许这也不是牺牲,这是对爱、对婚姻的坚守与付出。她在工作之余,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,并且她打算与他再要一个孩子,一起重拾那些错过的幸福时光。

二

在她眼里,他是一个不太让人满意的丈夫。他们的儿子狗毛过敏,他却弄了一只大狗养在家里;她刚刚擦好的地板,经常会被狗踩上一串爪印。他还像孩子那样,经常要和朋友一起去联网打游戏、吃烤串。可以说人近中年的他一直过着一种随性的生活,对未来没有太多的计划,日子只要舒心、开心就好。这对她这个喜欢按计划工作、生活、奋斗的人来说,难免有些抓狂。

可是,曾经他在她眼里是那样美好的一个少年。足球场上挥泪如雨的他是帅气的男生,在某些学科上还是当仁不让的学霸,在他们相处的过程中,他是一个吃得了剩饭、刷得了房子的吃苦耐劳型男友。他们是典型的“毕婚”,大学一毕业就结婚,她一直认为他们结婚看似迅速,但实则是她人生之中最慎重的选择。

她的慎重选择怎么会变成了这样,她错了吗,她问自己。但是,很快,生活就给了她答案。她生病入院,他一直伴她左右,充当多种角色,司机、陪护、保姆。每天他接送孩子、给她送饭、上班、陪她做各种检查,人忙得像个陀螺,但从不说累。她爱干净,他帮她洗头、洗脚;她爱整洁,他竭尽所能帮她把各种物品分类放好。只要是她提的要求,他都不打折扣地去执行。这时的她想,生活或许已经给了她需要的,何苦还要纠结于细节。

三

他有时感觉或许生活欺骗了他。他有一位悍妻,脾气不好,还不爱做家务。家里的饭,他做;家里的衣服,他洗;家里的东西,他收拾。别人下夜班回家,迎接他们的是饭菜的香气;他下夜班回家,笼罩他的是清冷的空气,忙碌了整晚的他甚至还要打开燃气灶为一家老小做饭。她在做家务方面一窍不通,她的东西总是乱作一团。他实在看不惯了就为她整理,而她不仅不领情,还责怪他弄乱了她的东西。他感觉自己几次都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可是,曾经她在他眼里是那样美好的一个女生。记得第一次见她时,她穿着一条连衣裙,站在树下,阳光透过树荫为她镀了一层美丽的光。风吹过她的裙子,吹起了她的长发,也吹乱了他的心。年少的他有许多梦想,她愿意听,也愿意帮他一起去实现。他想,她一定是他人生的同路人。

可是,有了孩子的她,身材变了,脾气也变了,这是生活在捉弄他吗?心烦意乱的他开始在电脑里搜寻要报到单位的材料。忽然,他发现了一个文件夹,里面收藏着他从上班以来的许多资料,做过的研究、写过的论文,甚至还有一些他随手写了又丢掉的感受,也被细心地整理在其中,整个文件夹几乎记录了他上班以来的每一个成长轨迹。他想不出她是什么时候做的这一切,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吧,温暖不在此处,就一定藏在彼处。

经常不如意,偶尔会嫌弃,或许这就是婚姻生活的一种真实状态。遇上这种时候,就回忆一下被你淡忘了的曾经,有时候岁月的漫长会让我们忘了彼此曾经相爱过。人生不会只如初见,再炽热的爱也会慢慢冷却,但是我们的心不会变冷,所以在漫漫生活中,请别忘记用我心去温暖彼心。

永远的戚继光

□刘铁军

近日看连续剧《抗倭英雄戚继光》,激起了对这位抗倭名将的景仰之情。

戚继光,字元敬,号南塘,晚号孟诸,山东蓬莱人,嘉靖七年(1528)出生于将门之家。

嘉靖二十三年(1544),继光袭父职,任登州卫佥事。自此,金戈铁马一生。嘉靖二十五年(1546),分管屯田。嘉靖二十七年(1548),率卫所士卒戍守蓟门(今北京昌平西北)。此时,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威迫都城,继光上陈守御方略,临时任总旗牌,督防京城九门。嘉靖三十一年(1552),倭寇进犯台州,破黄岩,掠象山、定海诸县,继光实授都指挥佥事,领山东登州、文登、即墨三营二十四卫所兵马,操练水军,整顿军备,辑和众心,抗击入侵山东沿海之倭寇。嘉靖三十三年(1554)倭寇复自苏州松江渡口,大掠江北如皋、通州、海门诸县,总兵俞大猷率军与广西狼兵共击败倭寇,史称“王江泾之役”。嘉靖三十四年(1555)继光升总督备倭都司,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,司理屯田。嘉靖三十五年(1556),以其足智干练补浙东都司参将,镇守宁波、绍兴、台州三郡。其后戚继光与俞大猷合兵攻倭寇所据的岑港,几经激战,岑港终被攻破。

戚继光不但统兵打仗,身先士卒,而且也是一位军事改革家。继光在与倭寇作战中,看到了旧日军制的弊端,深感明军体制的落后和军纪的废坏,决心改革军制,罢去旧部,重新招募军队。在谭纶与胡宗宪的支持下,戚继光在义乌招募三千矿徒,严格训练。针对沿海地形多薮泽,不利驰逐,创立攻防兼宜的“鸳鸯阵”战术,以十二人为一队,长短兵器迭用,刺卫兼顾,因敌因地变换阵形,屡败倭寇。同时他主张“水战火第一”思想,一切战舰、火器、兵械精求而更实用。在作战的实践中,他专门针对倭寇使用的倭刀改良制造了戚氏军刀;狼筅是对付倭寇给戚家军所配备的武器之一,冲阵时既能自保又非常具有杀伤力,可谓攻守兼备的刺倭利器;虎蹲炮是戚继光给戚家军装备的火炮,并专门成立了配备火器的部队“神机营”。故所至破竹,攻战必胜,令倭寇望尘莫及,造就了威震天下的戚家军。在龙山、缙云、桐岭三战三捷。

嘉靖三十八年(1559),继光任台州、金华、严州三郡参将,屯驻海门卫。翌年倭寇大举侵浙,新河为倭寇所袭。戚继光分兵救援新河,率主力迎敌于宁海。倭寇乘机直扑台州花街,戚继光率军昼夜兼程赶赴台州,立即向倭寇发起猛攻,斩首三百零八级,生擒二酋,而戚家军仅阵亡哨长陈文清等三人。此役打出了戚家军的威风,倭寇畏之如虎,故有“戚老虎”之称。其后戚家军与倭寇争相设伏于大田,戚家军先于倭寇抵达上峰岭,以少胜多,全歼倭寇。以后再经数战,将进犯浙江倭寇基本消灭。

嘉靖四十二年(1563),新倭日增,据平海卫,继光率中路军昼夜兼程,直驱平海,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、左路广东总兵刘显协力作战,擒杀二千四百五十一级,释倭所俘男女三千余人,所获财务悉以赏冲锋将士,抚恤阵亡者。巡抚都御史谭纶向朝廷报功,继光居榜首,刘显、俞大猷次之。嘉靖四十三年(1564)继光又追败之王仑坪。次年,降贼吴平复叛。靖海抗倭,战功卓著,朝廷为表彰戚继光的抗倭功绩,特诏令登州府立“父子总督坊”,赐建戚家府第。

穆宗隆庆二年(1568),朝廷命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、昌平、保定三镇练兵事宜,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。戚继光指出蓟门之兵虽多亦少的问题,提出改革蓟州军的想法。当时,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,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,戚继光整编防区,训练新军,使他的军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。隆庆三年(1569)继光晋升右都督,督军巡视边防。隆庆五年(1570)继光请设武学,于帅府止止堂向所部将校讲授韬略、将艺和治军用兵之道,主张练兵之要在先练将,强调将官必须进行德、才、识、艺修养,从实践中锻炼、造就精通韬略的良将。

神宗万历元年(1573)蒙古土蛮拥兵十万,与颜狐独进犯明朝边境,大肆杀掠,被戚继光掩击,斩获颇多;次年,狐独逼其弟长秃进犯,继光降伏二寇。万历三年(1575),继光守疆有功,晋左都督。此时,土蛮犯辽东,继光偕辽军拒退之,其以征辽有功,加太子太保,录功再加太子少保。之后,屡迁到大都督。

万历十年(1582),张居正病故,朝廷赠上柱国,谥文忠。然而,时隔半年,神宗诏夺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谥号,查抄了张府,此举可谓神宗对身兼严师和首辅的张居正“威柄震主”的最大报复。对于“但令一顾重,不吝百身轻”的一代将星戚继光来说,受到株连也是难免的。万历十一年(1583)继光谢病。继之,遭受弹劾,罢职归故里。万历十四年(1586)继光穷困潦倒,食不果腹,无力治病买药而卒,终年六十岁。

“南北驱驰报主情,江花边月笑平生。一年三百六十日,多是横戈马上行。”永远的戚继光,令人无限崇敬和缅怀。

扫描二维码关注
微信公众号:
hljrbswan

王俊平漫画《挡君子不挡小人》